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聞見後録卷十九至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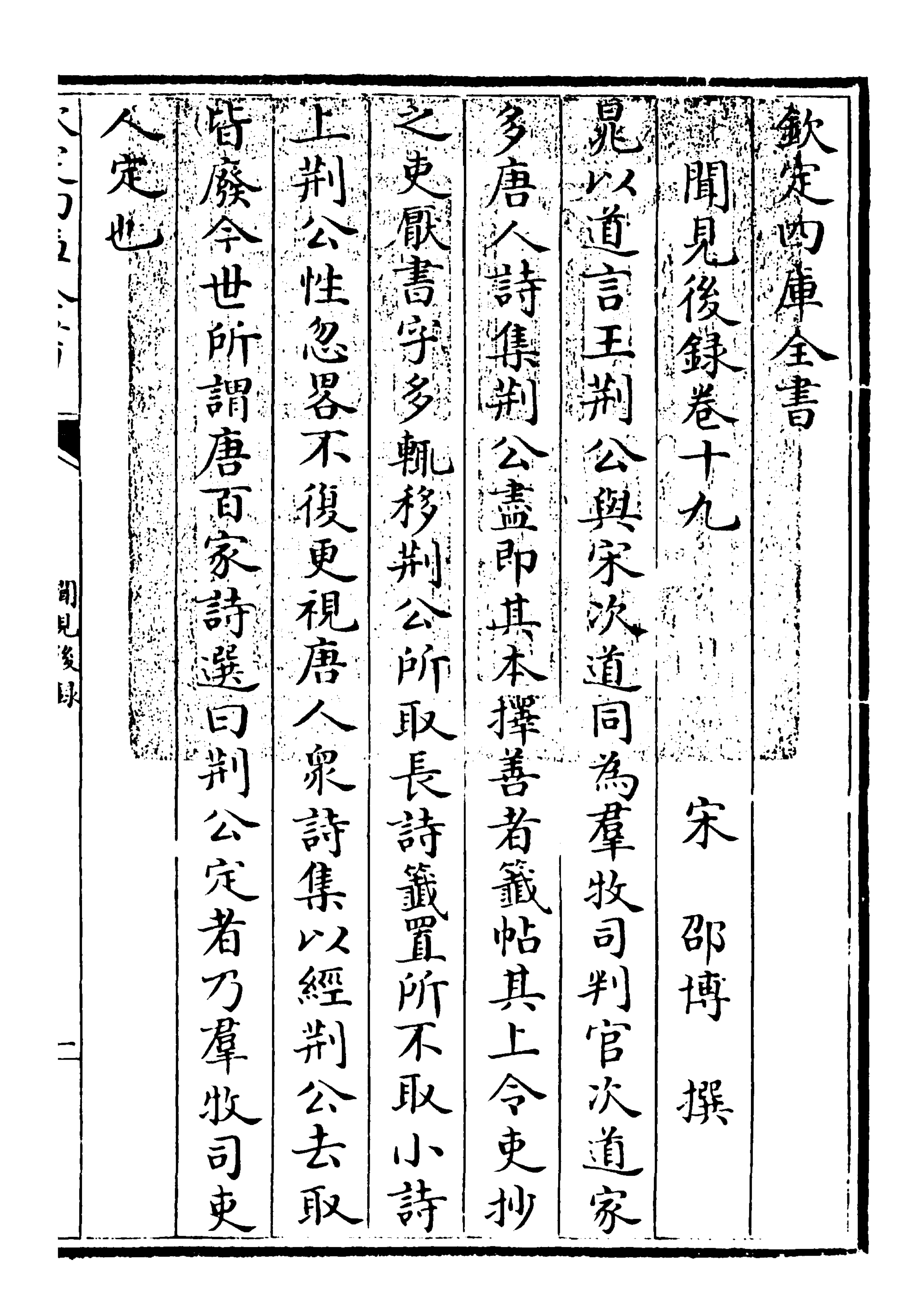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章玉埴



聞見後録卷十九

宋 邵博 撰

晁以道言王荆公與宋次道同為羣牧司判官次道家多唐人詩集荆公盡即其本擇善者籤帖其上令吏抄之吏厭書字多輒移荆公所取長詩籤置所不取小詩上荆公性忽畧不復更視唐人衆詩集以經荆公去取皆廢今世所謂唐百家詩選曰荆公定者乃羣牧司吏人定也

宋子京罷守成都故事當為執政未至宰相于兩地見次盡以他人充之子京聞報悵然有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之句言者又論蜀人不安其奢侈遂止為鄭州望國門不得入久之再為翰林承旨未幾不幸訃至成都士民哭于其祠者數千人謂不安其奢侈者誣矣宰相韓魏公也言者包孝肅也然子京先有碧雲漫有三年信明月長為兩地愁之句竟不至兩地悲憤而没世以為讖云

呂申公帥維揚東坡自黃崗移汝海經從見之申公置酒終日不交一語東坡昏睡歌者唱夜寒斗覺羅衣薄東坡驚覺小語云夜來走卻羅醫博也歌者皆匿笑酒罷行後圃中至更坐東坡即几案間筆墨書歌者團扇云雨葉風枝曉自勻綠陰青子靜無塵閒吟遶屋扶疎句須信淵明是可人申公見之亦無語

韓魏公與宋尚書同試中書賦琬圭宋公大息曰老矣尚從韓家郎君試邪蓋宋公文稱已著韓公以從官子

弟二名登科然世尚未盡知也或聞韓公則愧謝曰某其敢望宋公報罷必矣已而韓公為奏篇之首宋公反出其下後韓公帥中山作閱古堂宋公詞有云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名將相刻石好文章韓公見之不悅

王荆公初執政對客悵然曰投老欲依僧耳客曰急則抱佛脚公微笑曰投老欲依僧古人全句客曰急則抱佛脚亦全俗語也然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為的對邪公

遂大笑

蘇仲虎言有以澄心紙東坡書者令仲虎取京師印本東坡集誦其中詩即書之至邊城歲莫多風雪强壓香醪與君別東坡閣筆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驚懼久之方覺印本誤以春醪為香醪也

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餻字以五經中無之輟不復為宋子京以為不然故子京九日食餻有詠云飈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鬬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虛負詩中

一世豪遂為古今絶唱糗餌粉餈餻類也出周禮詩豪

白樂天目夢得云

李太白僧伽歌云此僧本住南天竺為法頭陀來此國

又云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時僧伽已顯

于淮泗之上矣豪傑中識郭子儀隱逸中識司馬子微

浮屠中識僧伽則太白亦異人也哉

白樂天長恨歌有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

之句寧有興慶宮中夜不燒蠟油明皇帝自挑燈者乎

書生之見可笑耳

元和中處士唐衢善哭聞白樂天謫輒大哭衢後死樂天有詩云何當向墳前還君一掬淚

晁以道問予梅二詩何如黃九予曰魯直詩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以道為一笑

柑橘二物草木書各為一條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曰洞庭春色東坡之賦皆用橘事豈以橘條下云其類有朱柑乳柑黃柑石柑乎大柑無故事名洞庭春色亦橘

也

歐陽公于詩主韓退之不主杜子美劉中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之句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中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賞中原父之辯一笑也

南人謂象齒為白暗犀角為黑暗少陵詩云黑暗通蠻貨用方言也

李太白詩云昔作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

得幾時好按陶弘景僊方注云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

李習之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于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之不議也尹師魯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于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唱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議也習之師魯之于詩以為不足作邪抑不能也

夔峽之人歲正月十百為曹設牲酒于田間已而衆操

兵大噪謂之養去聲烏鬼長老言地近烏蠻戰場多與人為厲用以禳之沈存中疑少陵家家養烏鬼其自也疏詩者乃以鸕鷀别名烏鬼予往來夔峽間問其人如存中之言鸕鷀亦無别名

華州齊雲樓有唐昭宗詞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内中蒲中鸛鵲樓有唐太宗詩昔乘匹馬至今駕六龍來其英偉悽怨之氣何祖孫不同也

東坡為董毅夫作長短句文君壻知否笑君卑辱奇語

也文君壻猶虞姬壻云今刻本者不知有自改文君細知否可笑耳

東坡别李公擇長短句憑仗飛魂招楚些我思君處君思我退之與孟東野書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于余之意也

宋子京在翰林時同院李獻臣以次有六學士一日張貴妃詞頭下議行告庭之禮未決子京遽以制上妃怒抵于地曰何學士敢輕人子京出知安州以長短句詠

燕子有因為銜泥汙錦衣垂下珠簾不敢歸之句或傳入禁中仁皇帝覽之一歎尋召還玉堂署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别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絶音塵絶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李太白詞也予嘗秋日餞客咸陽寶釵樓上漢諸陵在晚照中有歌此詞者一坐悽然而罷

夔州營妓為喻迪孺扣銅盤歌劉尚書竹枝詞九解尚有當時含思宛轉之豔他妓者皆不能也迪孺云歐陽

詹為并州妓賦高城已不見況乃城中人詩今其家尚為妓詹詩本亦尚在妓家夔州其先必事劉尚書者故獨能儔當時之聲也

偃女是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天官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鍊顏雲軿往往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迹梟梟天風吹佩環李太尉文饒迎神送神二曲予遊秦尚有能宛轉度之者或幷為一曲謂李太白作非也

程叔微云伊川聞誦晏叔原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長短句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程晏三家有連云

晏叔原臨淄公晩子監頴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鎮官敢以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以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于郎君之意在叔原

為甚豪在韓公為甚德也

予嘗見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予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剛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作小楷書其下云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滿庭芳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為惠州土矣予意韓退之張籍翰墨間亦無此一段風流耳

東坡赤壁詞灰飛煙滅之句圓覺經中佛語也

閒見後録卷十九

聞見後録卷二十

宋　邵博　撰

仁皇帝問王懿敏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憮然有間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于夢卜矣

神宗問周世宗何如馮公京曰世宗威勝于德故享國

不永王荆公曰世宗之殂逺邇哀慕非無德也荆公率以强辨勝同列不知馮公之對迺藝祖之語見三朝寶訓云

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䕫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荆公默然

憲成李公及為杭州不游宴一日遇雪命促飲具郡僚不無意于歌舞高會也乃訪林和靖于孤山清談同賞

又曰飲食外不市一物至去官唯買白樂天集一部

傳獻簡公云司馬文正公力辭樞近嘗勉以主上眷意異等得位庶可行道道不行去之可也公正色曰古今為此名位所誘虧喪名節者不少矣卒辭不就文潞公曰司馬君實操行直當求之古人中也

傳獻簡與杜祁公取未見石刻文字二本皆踰千言各記一本祁公再讀獻簡一讀覆誦之不差一字祁公時年踰七十矣光禄丞趙樞在坐見之

韓魏公文潞公先後鎮北門魏公時朝城令杖一守把兵方二下兵輒悖罵不已令以送府公問兵實悖令否曰實曰汝禁兵既在縣有役則有階級矣即判送狀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如常時衆見其投判筆方知有異潞公時復有外縣送一兵犯如前者公震怒問虛實兵以實言亦判送狀處斬擲其筆二公之量不同魏公則彼自犯法吾無怒焉潞公異稟雄豪姦惡不容也劉器之為韓瓘云

東坡論張文定以一言曰大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為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嘆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己也盖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世以為知言神宗嘗問文定識王安石否曰安石視臣大父行也臣見其大父日安石髮未𠁁衣短褐布身瘡疥役灑埽事一蒼頭耳故荆公亦畏其大不

敢與之爭辨日録中盡詆前輩諸公獨于文定無譏云劉器之曰吾從司馬公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則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則一也又問所以致力公喜曰問甚善自不妄語入吾初甚易之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所言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兹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有餘地矣

或問劉器之曰三代以下宰相學術司馬文正一人而

已曰學術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圖回四海者未敢以為第一蓋元祐大臣類豐于德而廉于才智也先人亦云司馬公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諫大夫執法殿中勸講經幄用則前無古人矣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張堯封從孫明復先生學于南京其女子常執事左右堯封死入禁中為貴妃寵遇第一數遣使致禮于明復

明復閉門拒之終身

慶歷中富鄭公韓魏公俱少年執政頗務興作章郇公位丞相終日默然如不能言或問郇公富韓勇于事為何如曰得象每見小兒跳躑戲劇不可訶止俟其抵觸牆壁自退耳方銳于跳躑時勢難遏也後富韓二公閱歷歲月經涉憂患始知天下之事不可妄有紛更而王荆公者年少氣盛强項莫敵盡取祖宗典制變亂之二公不可救止而去始嘆郇公之言為賢也

唐制唯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康定間中旨劉從德妻王氏還前削遂國夫人富韓公為知制誥封還詞頭知制誥令中書舍人也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富公始王氏婕為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其父蒙正始因以通姦利云

呂申公云唯人主之眷不可恃

王荊公在半山使一老兵方汲泉埽地當其意譽之不容口忽誤觸燈檠即大怒以為不力遂去之參寥在坐私語他客云公以喜怒進退一老兵如在朝廷以喜怒

進退士大夫也

王荆公與曾南豐平生以道義相附神宗問南豐卿交王安石最蚤安石何如人南豐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不吝也南豐曰臣謂吝者安石勇于有為吝于改過耳神宗頷之

王荆公晚喜說字客曰覇字何以從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殺伐累言數百不休或曰霸從雨不從西也荆公隨輒曰如時雨化之耳其學務鑿無定論類此如三經

義頒于學官數年之後又自列其非是者奏請易去視古人懸諸日月不刊之說豈不誤學者乎

或譖胡宿于上曰宿名當為去聲乃以入聲稱名尚不識豈堪作詞臣上以問宿宿曰臣名歸宿之宿非星宿之宿譖者又曰果以歸宿取義何為字拱辰也故後易字武平

王荆公之子雱作荆公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于仲尼是聖其父過于孔子也雱死荆公

以詩哭之曰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是以兒子比孔子也父子相聖可謂無忌憚者矣

楊大年為翰林學士適禮部試天下士一日會鄉里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衡幸預有以教之大年作色拂衣而入則曰於休哉大年果知貢舉凡程文用於休哉者皆中選而當時坐中之客半不以為意不用也

東坡在翰苑薄暮中使宣召已半醉遽汲泉以漱意少快入對内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吕公著司空平章軍

國重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既承旨宣仁后曰學
士前年為何官曰臣前年為常州團練副使令為何官
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
后陛下曰不關老身事曰遭遇皇帝陛下曰亦不關官
家事曰豈出大臣論薦曰亦不關大臣事東坡驚曰臣
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宣仁后曰久欲令學士知此
是神宗皇帝之意帝飲食停匕箸看文字宮人私相語
必蘇軾之作帝每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學士上僊

耳東坡不覺哭失聲后與上亦泣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宣仁后又曰學士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東坡下拜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東坡為王鞏云

東坡先謫黄州熙寧執政妾以陳季常鄉人任俠家黄之岐亭有世讎後謫惠州紹聖執政妾以程之才姊之夫有宿怨假以憲節皆使之甘心焉然季常之才從東坡甚驩也

劉器之與東坡元祐初同朝東坡勇于為義或失之過

則器之必約以典故東坡至發怒曰何處把上（把去聲農人乘以事田之具）曳得一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則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變亂典常則不可又朝中有語云閩蜀同風腹中有虫以二字各從虫也東坡在廣坐作色曰書稱立賢無方何得乃爾器之曰某初不聞其語然立賢無方須是賢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繫土地風俗安得不為土習風移東坡默然至元符末東坡器之各歸自嶺海相遇于道始交驩器之語人

云浮華豪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云器之鐵石人也

司馬丞相薨于位程伊川主喪事專用古禮將祀明堂東坡自使所來弔伊川止之曰公方預吉禮非哭則不歌之義不可入東坡不顧以入曰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也伊川不能敵其辨也

晁以道為予言嘗親問東坡曰先生易傳當傳萬世曰尚恨某不知數學耳

李僘言東坡自海外歸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岸千萬人隨觀之東坡顧坐客曰莫看殺軾否其為人愛慕如此

東坡倅錢塘日答劉道原書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學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見京師經義題國異政家殊俗國何以言異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喪厥善其善不同何也又說易觀卦本是老鸛詩大小雅本是老鴉似此類甚衆大可痛駭時熙寧初王

氏之學務為穿鑿至此

安世月八日登對睠問甚渥大母首語及先公惻愴久之曰如司馬相公盡心朝廷何可更得君臣之間如此可紀可紀子舊汲諫大夫劉安世器之報司馬公休書一紙如上曰可紀也故紀之

聞見後録卷二十

聞見後録卷二十一

宋　邵博　撰

趙肯堂親見魯直晩年懸東坡像于室中每蚤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名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蘇黄者非魯直本意

東坡帥揚州曾旼罷州學教授經真州見吕惠卿惠卿問軾何如人旼曰聰明人也惠卿怒曰堯聰明舜聰明

邪大禹之聰明邪收曰雖非三者之聰明是亦聰明也惠卿曰軾學何人收曰學孟子惠卿益怒起立曰何言之不倫也收曰孟子以民為重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蘇公學孟子也惠卿默然

李定自鞫東坡獄勢不可向一日于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奇才也俱不敢對又曰軾前二三十年所作詩文引援經史隨問即答無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嘆息久之蓋世之公論至讎怨不可奪也

王彦霖繫年録元祐六年三月神宗實録成著作郎黄庭堅除起居舍人蘇子由不悦曰庭堅除日某為尚書右丞不預聞也已而後省封還詞頭命格不行子由之不悦不平吕丞相之專乎抑不樂庭堅也庭堅字魯直蚤出東坡門下或云後自欲名家頗相失云

范文正公尹天府坐論吕申公降饒州歐陽公為館職以書責諫官不言亦貶夷陵未幾申公亦罷後歐陽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吕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

驩然相約共力國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堯夫以為不然從歐陽公辨不可則自削去驩然共力等語歐陽公殊不樂為蘇明允云范公碑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文正墓誌則富公之文也先是富公自歐陽公平章其書畧曰大都作文字其間有干著說善惡可以為勸戒者必當明白其詞善惡煥然使為惡者稍知戒為善者稍知勸是亦文章之用也豈當學聖人作春秋隱奧微婉使後人傳之注之尚未

能通又疏之疏之尚未能盡以至為說為解為訓釋為論議經千餘年而學者至今終不能貫徹曉了竊謂如春秋者惟聖人可為降聖人而下皆不可為為之亦不復取信于後矣學者能約春秋大義立法立例善則褒之惡則貶之苟有不得已須當避者稍微其詞可也不宜使後人千餘年而不知其意也若善不能勸惡不能戒則是文字將何用哉既書之而惡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勸則人之罪也于文何過哉竊常病今之人作文字

無所發明但依違模稜而已人之為善固不易有遭讒毀者有被竄斥者有窮困寒餓者甚則誅死族滅而執筆者但求自便不與之表顯誠罪人也人之為惡者必用姦謀巧詐貨賂朋黨多方以逃刑戮況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子孫孫享其餘廕而不絕可謂大幸矣執筆者又畏之不敢書其惡則惡者愈惡而善人常沮塞不振矣君子為小人所勝所抑者不過禄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褒善貶惡使善人貴惡人賤善人

生惡人死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默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墓誌蓋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無其詞亦自謂希文之善稍彰姦人之惡稍暴矣今永叔亦云胸臆有欲道者誠當無所避皎然寫之洩忠義之憤不亦快哉則似以弼之說為是也然弼之說蓋公是公非非于惡人有所加諸也如希文墓誌中所詆姦人皆指事據實盡是天下人聞知者即非刱意為之彼家數子皆有權位必大起謗議斷不卹也初寶元慶歷間

范公富公歐陽公天下正論所自出范公薨富公歐陽公相約書其事矣歐陽公後復不然何也予讀富公之書至汗出尚以春秋之誅為未快嗚呼可畏哉

英宗初臨御韓魏公為相富鄭公為樞密相一日韓公進擬數官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富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韓公有愧色後韓公帥長安為范堯夫言其事曰琦更怕他富相公也

登州有婦人阿云謀殺夫而自承者知州許遵謂法因

犯殺傷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殺傷法而敕有因疑被執招承減等之制即以按問欲舉聞意以謀為殺之因所因得首合從原減事下百官議蓋鬭殺刧殺鬭與刧為殺因故按問欲舉可減以謀而殺則謀非因所不可減司馬文正公議曰殺傷之中自有兩等輕重不同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者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畧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則謂之故謀者尤重故者差輕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殺傷他人罪雖得首原殺

傷不在首例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鬬殺則太輕故酌中令從故殺傷法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唯未傷則可首但係已傷皆不可首今許遵欲將謀之與殺分為兩事則故之與殺亦是兩事也且律稱得免所因之罪彼刼因畧人皆是也已有所犯因而又殺傷人故刼畧可首而殺傷不原若平常謀慮不為殺人當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為所因之罪也若以鬬殺與謀殺皆為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

是鬭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自廷尉以下皆嫉許遵
之妄附文正公之議王荆公不知法好議法又好與人
為異獨主遵議廷尉以下爭之不可得卒從原減至荆
公作相謀殺遂立按問舊法一問不承後雖自言皆不
得為按問時欲廣其事雖累問不承亦為按問天下非
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應州軍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憫
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不
得用例破條蓋祖正以來大辟可憫與疑慮得奏裁若

非可憫非疑慮則是有司妄讞以幸寛縱豈除暴惡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則辟以止辟正法也荆公則姑息以長姦非法也至紹聖以來復行荆公之法而殺人者始不死矣予嘗謂後漢張敏之議可為萬世法曰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或以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

物枯即為災秋一物華即為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而已蓋與司馬文正之議合也蘇黃門初嫉許遵之讞後復云遵子孫多顯者豈能活一人天理固不遺哉亦非也使妄活殺人者可為陰功則被殺者之冤豈不為陰譴乎

韓魏公自外上章歷數王荊公新法害天下之狀神宗感悟諭執政亟罷之荊公方在告乞分司趙清獻公參政事曰欲俟王安石出令自罷之荊公既出疏駁魏公

之章持其法益堅卒至敗亂天下識者于清獻公有遺恨焉

先人嘗言熈寧元豐間司馬文正范忠宣先後為西都留臺吾皆從之遊至元祐初文正起為宰相忠宣起為樞密使吾見之其話言服用一如在西都時但忠宣顔色甚澤文正清苦無少異吾以此窺忠宣其中豈尚以名位為樂邪

予見司馬文正公親書一帖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

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後公以誠學授劉器之曰自不謾語入東坡書公神道之石亦曰論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云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疎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

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為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勵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予得之李先仲王公外孫云

文彦博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更姓文至漢復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翼祖諱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諱各用其一偏或為文氏或為茍氏然敬字從茍（己力切音棘）非茍也從支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

蘇東坡既貶黄州神宗殊念之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

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又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為檢討官先進太祖總論已不當神宗之意未幾罷去東坡自黄岡移汝墳舟過金陵見王荆公于鍾山留連燕語荆公曰子瞻當重作三國書東坡辭曰某老矣願舉劉道原自代云

元豐末司馬文正資治通鑑成進御丞相王珪蔡確見上問何如上曰當畧降出不可久留又咨嘆曰賢于荀悅漢紀遠矣罷朝中使以其書至政事每葉縫合以睿

思殿實章睿思殿上禁中觀書之地也舍人王震等在
省中從丞相來觀丞相笑曰君無近禁臠以言上所愛
重者

聞見後録卷二十一

聞見後錄卷二十二

宋　邵博　撰

熙寧年邊吏報契丹將入寇亟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為戰備民大驚擾自宰執以下言不便者牆進俱不省時沈括存中為記注一日侍筆立御座側上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未知車將何用上曰北邊以多馬取勝唯車可以當之括曰敵之來民父子墳墓田廬皆當棄去後暇卹車乎朝廷姑籍其數而未取何傷上喜

曰卿言有理何論者之紛然也括曰車戰之利見于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于輕速今之民間錙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或可施于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耳上益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更思之明日遂罷籍民車執政問括曰君以何術而立談罷此事上甚多太平車之說也

括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其敢以為非括未幾遷知制誥

司馬文正公在洛陽脩史日伊川先生程頤正叔為布衣年尚少其見亦有時令為伊川學者以文正齋記中有曰正叔云以為字伊川者非也楚王議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後用文正薦勸講禁中未幾罷去先是劉莘老論曰紛紛之論致疑于程頤者直以謂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于用若頤者特以迂濶之學邀

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于上故不聞爾又以頤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名舉布衣故事具存是頤之自欲為种放而亟欲得臺諫侍從矣不可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則亂伏望審真偽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論曰頤在經筵僭横造請權勢縢口間亂以償恩讐致市井之間目為五鬼之魁嘗令其助賈易彈吕陶及造學制詭謬童稚嗤鄙云云又曰頤汙下憸巧素

無鄉行經筵陳説僭横忘分遍謁貴臣歴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云云劉嚭之論曰程頤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子弟搢紳之間號五鬼又曰進言者必曰五鬼之號出于流俗不根之言何足為據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當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程頤等五人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必以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

謂毀矣然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歴陳其說若程頤則先以罪去云云蘇子瞻奏則曰臣素疾程頤之姦形于言色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私意論事為文仲所奏頤遂得罪云云又子瞻為禮部尚書取伊川所修學制貶駁譏詆畧盡如蘇子瞻劉莘老孔文仲劉器之皆世之君子其于伊川先生不同如此至斥黨錮則同在禍中悲夫

予為校書郎時嘗問趙丞相元鎮云張天覺者首造元

祐部黨之人也靖康初與范文正司馬文正同追贈天下已非之公身任邪正之辨既未能追改更謚以文忠是與蔡公齊富公弼一等也可乎元鎮悵然曰蜀勾濤在從班游談有司不肖不能執法耳予見其有悔色亦不復言

某公在章獻明肅后垂簾日密進唐武氏七廟圖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負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欲但為忠耳后既上賓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後竟除平章

事蓋仁皇帝盛德大度不念舊惡故也自某公死某公為作碑誌極其稱贊天下無復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端云

王冀公久被真廟異眷晚居政府某州妖獄發盡以中外士大夫與妖人往來歌詩聞有云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欽若真廟面責之冀公辨數四終不置則頓首曰臣官工部尚書安敢擅增至左僕射此理明甚而聖意終不解者無他蓋臣福謝耳竟坐策免云

范直方諭忠宣答德孺論邊事書云大略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域較勝負不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雖勝亦非也嗚呼甚盛德之言也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趙韓王微時求唐太宗骨葬昭陵下呂汲公帥長安醴

泉民析居爭唐明皇腦骨訟于府曰得者富盛汲公取瘞泰陵下

盧多遜南遷度大庾嶺憩一小家其媪頗能語言多遜詳問之則曰我中州仕族有子官亦浸顯為宰相盧多遜挾私逺竄以死多遜中懐毒螫專犯法禁我留此嶺上以俟其過多遜之行甚窶媪固不識即倉皇避去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强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劵甚明乃已不一二

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復如此

錢塈德基為予言吾家先王歷唐末五季有兹吳越順事中國不敢效他霸府之僭恭俟真主之出即奉版籍歸於職方氏故自國朝以來學士大夫以忠孝名吾家無一議者至歐陽公始云得封落星石為落星山制書知吳越亦嘗改元寶正著于史矣又歸田録書思公子第一歲四五竊公珊瑚筆格幸其以錢贖之若果然何

子弟之不肖也思公尹洛日歐陽公出幕下特以國士遇之豈子弟中有不相離者邪

李王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生日錢王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日皆與賜器幣中使燕罷暴死並見國史

周世宗得李氏與契丹求援蠟書以為名下淮甸藝祖得孟氏結太原蠟書以為名下蜀二事正同

漢唐宦者可謂盛矣然宦官不至師保也一劉鋹有宦者

七千餘人始有為師保者藝祖既縛鋹以來鑒其禍內
侍不許過供奉官又鋹之宮輒名龍德云
張侍中耆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葬陽
翟元祐中同為盜所發侍中壙中金玉犀珠充塞盜不
近其棺所得已不勝負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罌
數十盜怒不酬其勞斵棺取金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
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踈矣
蜀靖恭先生楊匯源澈資介潔生遠方于朝廷故實學

士大夫譜牒皆能通貫其于中國之士范端明景仁内翰純夫尚書蘇子瞻門下侍郎子由外不論也杜門委巷之下著書賦詩人無知者獨予先君嘗薦于朝曰成都府布衣楊匯學行甚高志節甚苦于本朝典禮故家氏族奇字異書無所不知杜門陋巷若將終身當崇尚廉恥招徠逸遺之日如匯者委棄遠方誠為可惜伏望朝廷特加聘名亦不報竟死于委巷之下藏書萬籖古金石刻本過六一堂中集古錄所有者予校中祕書閣

為信安郡王孟仁仲言之王一日侍上燕語及靖恭先生事上為之一嘆將詔予許其家以書以金石刻本來上會予謝病去後先生之子知狀乃盡以其書其金石刻本投一部刺史曰上久欲得此為我易一官如何部刺史知其不肖紿曰諾盡私有之遺以酒漿數壺耳

歐陽公在政府寄潁州處士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公將休致又寄秩詩云賴有東鄰常處士披蓑戴笠伴春鋤蓋公先為潁州得秩于民伍

中殊好之至公休致歸每接賓客必返退士初服秩巳從王荆公之招公獨朝章以見愧之也秩入朝極其諛佞遂升次對蚤日著春秋學數十卷自許甚髙以荆公不喜春秋亦絶口不言匿其書不出適兩河歳惡有旨青苗錢權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君之春秋亦權倚閣矣後神宗遇秩浸薄荆公亦鄙之秩失節怏怏如病狂易或云自裁以死荆公尚表于墓葢其失云

聞見後録卷二十二

聞見後録卷二十三

宋　邵博　撰

予舊從司馬氏得文正公熙寧年辭樞筦出帥長安日手槀密疏公尋自免絶口不復言天下事矣其疏不見于傳家集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于安石始參政事之時即指安石為姦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為安石止于不曉事與很愎爾不

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援引親黨盤據要津擠排異已以固權寵常自以已意陰贊陛下内出手詔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已而謗議悉歸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與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覩安石所為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常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絶而顯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負

安石而負陛下臣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與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覩安石專政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愛身不早為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疎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禄鎮覩安石熒惑陛下以佞為忠以忠為佞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不勝憤懣抗章

極言因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祿位為妻子計包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茍或不然是為盜竊臣雖無似嘗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為盜竊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

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范鎮例致仕或罪重于鎮則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寻慮後世得其言不得其事惑也有公門下士諫大夫劉安世罷之書范景仁傳後語可信故書于下方熙寧中王介甫初參大政神考方厲精圖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畢日刻既晏例隔言事官于中廡須上入更衣復出以次贊引時呂獻可為御史中丞司馬文正公為翰林學士

侍讀邇英閣將趍經筵相遇于庭中文正公密問曰今日請見言何事邪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學行藝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奈何遽言之獻可正色曰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邪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文正公曰與公素為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迹似傷悤遽或別有章

疏顧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
位富于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茍非其
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
語未竟閤門吏抗聲追班遂趨而出文正公退自講筵
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浸有傳其
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譏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三司
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諂諛躁進之士悉辟召為屬吏
朝夕相與謀議以經綸天下為已任務變更祖宗法斂

民財以足國用妄引用古書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郡縣監司奉行微忤其意則譴詘隨之于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嘆服以為不可及而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唯孔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從其學行名聲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皆謂介甫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興起太平獻可獨不

以為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于世俗之表何以臻此易曰知幾其神矣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文正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予心誠服之故作景仁傳蓋景仁之勇決得文正之傳而後明獻可埋文雖亦成于公手然止載其平生大節而自相論難之語不欲詳著獻可先見世莫有知者予嘗從學于文正公親聞其說懼賢者正論遠識遂將淪

没而無傳故書蜀公之傳以貽樂善之君子云

紹聖以來權臣挾繼述神宗為變者必先挾王荆公蔡氏至以荆公為聖人天下正論一貶荆公則曰非貶荆公也詆神宗也不忠于繼述也正論盡廢鉤黨牢不可解仁人君子知必為異日之禍其烈不可向無計策以救陳瓘瑩中流涕以問諫大夫劉安世器之曰叵奈何器之親受司馬文正公之學膽智絶人曰不自神宗不自荆公不可救故瑩中反疏蔡氏所出荆公日録語中

詆神宗事曰尊堯集云意上心不平于荆公則蔡氏可
伐正論可出鉤黨可解異日之禍可救也瑩中坐以流
竄抵死正論卒不出鉤黨卒不解異日之禍卒不可救
者天也予讀其書而悲之尚慮後世或不達瑩中本趣
但以爲闢荆公之詆神宗者故具言之尊堯集文煩不
著著其序曰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
此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説焉有日録焉皆性
命之理也蔡卞蹇序㞞鄧洵武等用心純一主行其教

所謂大有為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謂之流俗黜流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揺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迺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為神考之

師也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為是乎而臣迺以安石為神考之師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見治平年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

迭為賓主自安石唱此說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淵源蓋兆于此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迺有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南面以當其禮臣于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者二當其為祭主則弗臣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師無北面則是弗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于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不過

坐東嚮而已迺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䴡勛無父之禮以此為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既誤學乎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誤豈敢祇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為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聖是臣戴安石而誑陛下也臣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許之言臣之罪惡如卯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絶王氏則何以明改過之心乎

臣所著尊堯集者為欲明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明此以南嚮堯之為君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莊周之道虛誕無實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蜂走蟻猶識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謂之順乎崇此不順之教則所述熙豐之事何日而成乎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為寒心孰大于此臣請序而言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

用王安石日錄以修神考實錄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臣居諫省請改裕陵實錄及在都司進日錄辨當是之時臣于日錄未見全帙知其為私史而已未知其為增史也自去闕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編遂復周覽竄身雖遠不癈討論路過長沙曽留轉藏之語待盡合浦又著垂絶之文考詆誣譏玩之詞見蔡卞增偽之意尚謂安石所録皆可憑據卞之所增迺是誣偽當是之時臣于日録考之未熟知其為增史而已未知

其為悖史也蓋由臣智識昏鈍覺悟不早追思諫省奏章乃至合浦舊述語乖正理隨俗妄談既輕神考又誣陛下若它時後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録云卿朕師臣也迺安石矯造之言又云督責朕有為豈神考親發之訓既託訓以自譽又託訓以輕君輕君則訕侮譏薄欲棄名分自譽則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其語實繁聊舉一二日録云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足與有為恐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託訓以

輕君乎又云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説心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初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為先朕意未知以此為急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莫只是為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為故欲去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所以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訕侮譏薄欲棄名分可以畧見于此矣日録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如王安石

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餘人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才德過于人望朕知卿了得事有餘此託訓以自譽也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可以畧見于此矣聖主以奉先為孝羣臣以承上為忠明知其誣誰敢覈實則可以抵塞衆口可以熒惑聖聰誑脅之術莫甚于此始則留身乞批以脅制于同列終則著書矯訓以傳述于

後人誣脅臣隣何足縷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闕以來至為參政之始不録經筵之欵奏但書七對之游辭載神考降問之咨詢無一問仰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蜀魏謂厥身不異臯伊仍于供職之初辰首論理財之不可恐宣利而壞俗陳孟子之恥言凡它人極論之辭掠為已說彼所獻管商之術歸過先猷書神考之謙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為天下後世笑論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揮躁悖之筆盡為烈考

之詞矯訓誣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靈如在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辨託訓之誣何以解天下之怒而況託訓之外肆詆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則曰好察細務神考畏天省事彼則曰畏慎過當神考欲除苛細之法彼則曰元首叢脞神考欲寛疑似之獄彼則曰陛下含糊神考體貌勲賢彼則曰含容姦慝神考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人又謂姦罔之徒陛下能誅殺否比忠良于元濟責神考為憲宗謂不可以罷兵當必勝而後已神考

守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為心厭棄其言眷待寖
薄先逐鄧綰次出安石至于熙寧之末而安石前日之
所怒者復見收矣至于元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
言者復見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務圖己之私以
繼紹安石為心以必行誅殺為事請于哲宗而哲宗不
許請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歸仁天助有德遂使姦
謀內潰逆黨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復聖安石
悔從王氏豈獨臣哉朝廷搢紳協心享上庠序義士理

所同然科舉藝能孰肯遽陳其所蘊有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爲變王氏誣君之習合春秋尊王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人又况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著爲此書天使之也且安石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下所安排非無次序自謂舉無遺策何乃急于流傳宣示遠近不太速乎然則流傳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之聖人如視蟻垤以爲泰山如指蹄

涔以爲大海易言無責鬼得而誅駟不可追齰舌何補聖人人倫之至也傲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之師也教人誣偽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也尚以不居爲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下禁言之詔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雱驕僭之名乎雱出安石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大書之刋于石與雱所撰諸書經義並行于世臣昔以答義應舉析字談經方務趣時何敢立異改過自新請自今始于

是取安石日録編類得六十五段釐為八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曰邊機六曰論兵七曰處己八曰寓言事為之論又于逐門總而説之凡為論四十有九篇合二門為一卷并序共為五卷臣以憂患之餘精力困耗披文索義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裒陋人無賜書神考御集無由恭閲又日録與御批日歷時政記抵梧同異無文可考欲校不得但專據私書畧分真偽不能盡究底藴亦可以闚其大槩矣凡臣之所論

以紹述宗廟為本以辨明聖訓為先蓋所述在彼則宗廟不尊誣語未判則真訓不白何以光揚神考有為之心何以將順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試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畎畝戴天履地寧忍同誣目拙心勞徒唱爾偽犯古今之公議極典籍之所非陰奉竄言顯違格訓安石欲置四輔神考以為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為不可然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為之流涕聖哲能不痛心人皆獨非于一京安知謀

發于蔡卞至于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衛用私史包藏之計據新經穿鑿之文以畏憚不改為非以果斷變易為是按書定計以使其凡當面贊成退而竊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測其用心事過而闚蹤跡方露齎咨痛恨雖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備論于國事豈宜如此謂塘濼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為田謂河北要省民傜可以減州為縣至于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析論兵民將領則曰獎拔豪傑四海本是一家何為

分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率爾動搖棄舊圖新厥意何在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没之初衆皆獨罪于惠卿或以安石為朴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尺具存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論之人無一人指點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于裕陵致卞以闚伺為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汙忠賢凡愠懟曾布之言與怒詈惠卿之語例皆刊削意在牢籠欲使共述私書將欲濟其大欲布等在其術内卞計無一

不行良由議贈之初不稽其獎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橫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隱者惠卿一人而已呂誨之言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外視樸野中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很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

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埽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為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石之罪固未易言又曰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防閑豈可為安石而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其竊謂元祐臣僚于呂誨之言則譽之太過于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于論安石之罪獻忠于神考則其言一也豈可專

譽誨而毀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熾也元祐之偏可不鑒哉臣竊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則安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初緣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芹也切于愛君又欲以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亦瞋目矣然臣之肝腦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之利害咸在矣為我宋之臣豈得不思乎迺者天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躋比逆像卞唱之也

輔臣縱逆而養交禮官舞禮而行諂僭自內始達于四方萬國寒心外夷非笑鶩冕夷俟載籍所無屨加于冠何以示訓自有中國以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概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鄧氏薛氏皆立安石之像祠于家廟朝拜安石而頌曰聖矣聖矣暮拜安石而頌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啟攘奪而生後患可為寒心莫大于此尊君愛國之士孰敢以此為是

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極天下之非而可以謂之國是乎嗚呼講先王之道而以咈百姓為先論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為禮咈民歲久蠹國日深僭語為胎遂產逆像以非為是態度日移廢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國是使惇行之惇既竄逐移是于布布又竄逐移是于京三是皆發于卞謀三臣同歸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為是則操心頗僻賦性姦回如鄧綰者不當逐也若以卞是為是則以塗炭必敗之語詆

誣神考如常立者不當竄也神考遂綰可以見悔用安
石之心哲宗竄立可以見斥絶安石之意兩朝威斷天
下皆以為至明陛下光揚亦以去卞為急務埽除舊穢
允協人心布澤日新上合天意樂于將順搢紳所聞夢
闕馳誠名限疎遠彼元祐元符之籍雖漸絶弛而人尚
未見用應詔上書之罪雖已釋放而士猶在沮辱沮辱
者不可復問未用者當自退藏其餘雖在朝廷或非言
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强聒之流且無私史之隙

唯臣因論私史禍隙至深得存餘命全由獨斷臣之所以報國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決知處世難久與其賫志于没後孰若取義于生前義在殺身志惟尊主故臣所著日録辨名之曰四明尊尭集云

聞見後録卷二十三

聞見後録卷二十四

宋　邵博　撰

晁說之以道其姓名蚤列東坡先生薦賢中崇寧初又以應詔言事編部黨者三十暑寒不赦淵聖帝元年起入西掖典制命獨以上輩舊學遇之其初見帝之言亦陳瑩中尊堯之意也曰臣竊以謂善觀聖帝明君成天下之業者不觀其迹而觀其志恭惟神宗皇帝巍巍然之功在天下者孰不覩矣其末年所以為天下後世慮

者未易爲單見淺聞道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卻韓琦論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之薨與兩宫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每對臣僚稱琦爲社稷之臣方即位初時深欲相富弼弼辭以疾退居洛陽弼在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神宗欣然開納賜以手札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

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卻之曰若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臣無處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弼之薨神宗躬製祭文有曰言人所難議定大策謀施廊廟澤被四方他人莫得而預也又其即位之初也獨以潁邸舊書賜司馬光逮光不願拜樞臣之命而歸洛陽修資治通鑑隨其所進命經筵讀之其讀將盡而所進未至即詔趣之熙寧中初尚淄石硯乃躬擇其尤者賜光其書成賜帶乃如輔臣品數賜之嘗因蒲宗孟論人材乃及

光曰未論別只辭樞密一節自朕即位來唯見此一人在元豐末靈武失利神宗當宁慟哭大臣不敢仰視已而嘆曰誰為朕言有此者乃復自發言曰唯呂公著數為朕言之用兵不是好事豈咎公著常爭新法不便于熙寧初哉元豐之末將建太子慎求宮僚神宗宣諭輔弼獨得司馬光呂公著二人于王安石呂惠卿何有哉至厭薄代言之臣謂一時文章不足用思復辭賦章惇猶能為蘇軾道上德音也經筵蔡卞愈為恍惚蕩漾之

說上意殊不在逮趙彥若以經侍則皆忠實純朴之言也上聽之喜因問曰安得此說彥若對曰先儒傳注臣得以發之上益喜其在政事因韓絳自請前日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嘆曰卿不遂非甚好若是王安石則言害臣之道矣元豐末不得已創為戶馬之說神宗俯首嘆曰朕于是乎愧于文彥博矣王珪等請宣德音復曰文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乃奏曰陛下十年後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王安石堅請

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復嘆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自言曰計大事安石畧不得與聞安石漸有畏懼上意則作前後元豐行以謟諛求保全也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于謟諛上却之令别撰令所施行者是也神宗聞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安石金五十兩安石好為詭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于安石家取甘師顏常例安石

約呂惠卿無令上知一帖惠卿既與安石分黨乃以其帖上之上問熙河歲費之實于安石安石諭王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既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不知自昔配饗大臣嘗有形迹如此之類乎安石不學孔子春秋而配饗孔子晚見薄于神宗而配饗神宗無乃為國家政事之累乎神宗一日盡釋市易務禁錮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近聞之罔不手足舞蹈驩喜神宗嘗恨市易法曰百姓家大富者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

如此耶嗚呼上天若賜眷祐神宗更在位數年則市易法之類躬自掃除之不使後日議者紛紛知為謀而不知為聖君之累乎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不能已者政為是也陛下圖治之初近當奉上皇求言之詔遠當成神宗晩歳之志則天下幸甚

洛陽名公卿園林為天下第一靖康以後為祝融回禄盡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

于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囿之興廢其知言哉故具書之左方云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爲近闢而景物最勝游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園之勝景顧可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百餘步走蔭樾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斬竹

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横為洞一曰土竅縱為洞三曰水竅曰石竅曰𣗳竅歷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猗嵐曰夾竹曰兼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東還有卧雲堂堂與四景堂並南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擁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絶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逶迤衡直闓爽深密曲有奥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元不為行列區處疑因景物歲增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一堂在大池間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環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窗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見畏日清風忽來留而不去幽禽閒鳴各誇得意蓋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得之于此小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豈前世

所謂迷樓者類也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于此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盡籍入田宅城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賞東園北鄉入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游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杯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有堂榜曰含碧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

溢洛人盛醉者登其堂輒醒故俗目為醒酒池

環溪

環溪王開府宅園其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為大池周回如環故云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峯翠巘畢効奇于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臺千門萬户岧嶢璀璨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年極力而賦者可一目而盡也又西有錦廳秀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

別種列除其中為島塢上可張幄各待其盛而賞之凉榭錦廳其下可坐數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逾者

劉氏園

劉給事園凉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唯此堂正與法合西有臺尤工緻方十許丈地而樓橫堂列廊廡回繚欄楯周接木映花承無不妍穩洛人目為劉氏小景今析為二不能與他全園爭矣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于尹氏岑寂而喬木森然桐梓檜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出荼蘼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為之直力滀其怒而納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洌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

聞見後録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聞見後録卷二十五至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邵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章王植

聞見後録卷二十五

宋　邵博　撰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園皆植牡丹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幄幕列市肆管絃其中城中士女絶烟火游之過花時則復為丘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魏花愈難得魏花一枝千

錢姚黄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孺園七星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㓗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池而此其冠

苗帥園

節度使苗侯既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園

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寳宰相王溥園遂購之園既古景物皆蒼然復得完力藻飾出之于是有欲憑陵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葉二樹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今刱堂其北竹萬餘竿比其大滿二三圍踈密琅玕如碧玉椽今刱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來可浮十石舟今刱亭壓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澆之有池宜蓮荷今刱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雄侈然此猶未盡得王丞相故園水東為直龍圖閣趙氏所得亦大刱第宅

園林其間稍北曰郊鄩陌列七丞相第文潞公程丞相宅旁皆有池亭尚不可與趙韓王園比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開國初詔將作營治其經畫制作殆侔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扃鑰為常高亭大榭花木之藪歲時獨廝養擁篲負畚插其間而已蓋天之于宴閑每自吝惜疑甚于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爾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他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遠方異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為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院東李氏園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無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纓觀清超然四亭

松島

松柏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者數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為袁象先園本朝屬李文定丞相今屬吳氏傳三世矣頗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構堂東北道院又東有池池前後為亭臨之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涓涓無不通處在它郡尚無有洛陽獨以其松名

東田

文潞公東田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泛舟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縹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廬藥圃二堂間之西去其第里餘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尚時杖屨游之

紫金臺張氏園

自東田並城而北張氏園亦饒水而富竹有亭四河圖志云黃帝坐玄扈臺郭璞云在洛汭或曰此其處也

水北胡氏二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邙山之麓瀍水徑其旁因岸穿二土室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開軒窗其前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湍暴則奔駛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率在二室之東凡登覽而惝怳俯瞰而峭絶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陽獨有此園爾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縈伊繚洛乎其間林木薈蔚雲煙掩映高樓曲榭時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翫月臺有菴在松檜

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陳于前而名之曰學古菴其實皆此類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者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為會隱園水竹尚甲洛陽但以其圖考之則凡曰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至今猶在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豈因于天理者可久而成于人力者不足

恃也寺中樂天石刻存者尚多

獨樂園

司馬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數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其曰釣魚菴採藥圃者又特結竹梢蔓草為之公自為記亦有詩行于世所以為人欽慕者不在于園爾

湖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無眺望能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予嘗游之信然在唐為裴晉公園園中有湖湖中有洲曰百花湖北有堂曰四并其四達而旁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于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脩然者環翠亭也渺渺重邃尤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畧如此若夫百花酣而

白晝瞑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不可殫記者也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入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園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潤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園池中一物特有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園流杯師子園師子是也梅盖早梅香

甚烈而大説者云大庾嶺梅移其本至此流杯水雖急不旁觸為異師子卅石也入地數十尺或以地考之盖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此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皆隋唐官園雖已犂為良田樹為桑麻矣然宫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之盛遺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事之倏來而忽逝也

李格非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澠之阻當秦隴之襟

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余故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于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家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

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于朝放乎以一已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也

予昔遊長安遇晁以道赴守成州同至唐大明宮登含元殿故基蓋龍首山之東麓高于平地四十餘尺南向五門中曰丹鳳門正面南山氣勢若相高下遺址屹然可辨自殿至門南北四百餘步東西五百步為大庭殿後彌望盡耕為田太液池故迹尚數十頃其中亦耕矣

明日追路以道入咸陽至漢未央建章宮故基計其繁夥宏廓過大明遠甚其兼制夷夏非壯麗無以重威可信也又明日至秦阿房宮一殿基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所謂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直抵南山表山之巔為闕者視未央建章又不足道縣令張琦者言如周之鎬京豐宮靈臺明堂辟水地亦相邇唯靈臺可辨其崇才二十尺宮殿則無復遺址以道太息曰詩所謂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者其專以簡易儉約

為德初不言形勝富强盍知仁義之尊道德之貴彼阻固雄豪皆生于不足秦漢唐之迹更可羞矣予追記其言有可感者故具書之

聞見後録卷二十五

聞見後録卷二十六

宋　邵博　撰

客有云昔罷兖州掾曹與一二友人祠岱嶽因登絶頂行四十里宿野人之廬前有藥竈地多鬼箭天麻玄參之類約五鼓初各杖策而東僅一二里至大平頂叢木中有真廟東封壇遺址擁褐而坐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天際已明其下則暗又久之明處有山數峰如卧牛車蓋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尚暗初意

日當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色騰起數十丈半至明處卻半有光全至明處即全有光其下亦尚暗日漸高漸辨色度五鼓三四點也經真廟帳宿之地石上方柱㝡甚多又經龍口泉大石有鏄如龍哆其口水自中出又經天門十八盤尤聳秀北眺青齊諸山可指數信天下之偉觀也

客又言兖州之東曲阜城魯國也孔子廟宅在焉庭中二檜各十數圍東者紋左旋西者紋右旋世傳孔子手

植也殿前有壇魯恭王所壊堂基也城北即孔林其中有亭眞廟駐蹕之地西北隅孔子墓東北隅伯魚墓正北子思墓孔氏云商人尚左故孔子墓在西也

舊説武都紫泥用封璽故詔有紫泥之名今階州故武都也山水皆赤為泥正紫色然泥安能作封當是用為印色耳又説武都為武王采地文成康三州亦三王采地也皆因以得名雖無經見其傳亦古矣

趙復言昔往來豐沛閒甚熟漢高帝宅與盧綰宅相鄰

俱即以祠之行平衍之地山原迤邐求所謂豐西之澤芒碭之澤皆無之亦無遺迹與史所著不合蜀號天險秦以十月取之後唐以七十五日取之本朝以六十六日取之

予過武功唐高祖宅昔號慶善宫今為佛祠前向渭水史載太宗生之日有二龍戲于門外此地也形勢殊偪仄蘇世長云臣昔侍陛下于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者有唐二帝紵漆像不知何帝也游景叔得唐本太宗

畫于屋壁極奇偉與世所傳不同也

天下州名俗呼不正者有二一處州舊為括州唐德宗立當避其名適處士星見分野故改為處州音楮今俗誤為處所之處矣洋州乃汪洋之洋音楊今俗誤為詳畧之詳矣上自朝省下至士大夫皆云爾無能正之者

今道州古之有庳獠夷所處實荒服也曰舜之于象封之非放也象不得有為于其國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皆孔子所不言有庳距舜之都平陽越在江湖萬

里之外如曰欲常常而見源源而來亦勞矣但出于孟子也韓子曰象為弟而舜殺之通鑑外紀筆之不削云

夔州古名朐䏰朐音蠢又音劬䏰如尹反又音忍蚯蚓也至今其地多此物春秋時人苦寒熱疾謂之蚯蚓瘴云

鳳翔府園有枯槐一株故老云昭宗扶此樹令朱全忠結戰四顧無應者故至今謂手托槐云

沈黎武侯駐兵之壘城壁尚存中有武侯祠敗屋數椽

雜他土木鬼神甚不典予為州按本書更作之刻石以記又榜其廡下記文多不著榜云黎州據本州縣士民狀伏見漢大丞相武侯諸葛公其操節之大足以師表天下後世不但有功于蜀之一邊也廟于州之武侯城中古矣今即其地更作益嚴宜有約束庶幾不致瀆慢有神黷壞前制者謹按蜀本書大丞相元子侍中尚書僕射軍師將軍諱瞻本朝一有善政雖不出其議民必驩言吾葛侯所為也其慕如此鄧艾下蜀遣使遺以書

曰若降表為琅琊王將軍斬使者率其子尚大呼搏戰以死君子曰外不負其國内不愧其家忠孝兩有焉今大丞相廟以將軍配又按漢晉春秋蜀大丞相諸葛公南征夷有孟獲者豪健莫敵公七擒七縱之獲始歎曰公天威也夷不復反矣今以天威名公之堂寫丞相府從事將佐自鎮南大將軍馬公忠以下十人于堂中又按大丞相文集丞相南征詔賜金鈇鉞一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今并寫于廡下惟唐南

康王韋公臯太尉李公德裕舊分祠于大丞相廟庭以其各有功于一邊得不廢外此輒休他叢祠妄以土木丹青塑畫鬼神等物者當從州縣按舉置于理右版榜廟中以示方來無致違戾

秦州伏羌城三都各有曹瑋武穆與羌酋李遵戰勝之地羌人到今畏懾不敢耕草木彌望武穆以六月二十日生邦人遇其日大作樂祭于其廟云

唐昭宗為朱全忠刼遷洛陽至陜以何皇后臨蓐留青

蓮佛寺行宫全忠怒逼行甚急今寺中佛坐蓮花葉上有當時宫人書願皇后早降生墨色如新

先人宰陜之芮城縣一村落皆李氏盖唐之遺族高祖徽時嘗居其地有故宅基民收高祖誥書十數紙皆免賦役事每云不得欺壓百姓予舊有録本近失去

令歸州屈沱屈原舊居也世傳原有姊以原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流放棄之獨歸故歸州又曰秭歸袁崧云姊秭古字通用與原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之語合

歸州有昭君村村人生女無美惡皆炙其面白州有緑珠村舊井尚存或云飲其水生美女村人竟以瓦石實之豈亦以二女子所遭為不祥邪

浙人謂富家為起早蓋言錢多則事多不能晏眠也雖俗下之語亦有理云

紹聖元年咸陽縣民段吉夏日凌曉雨後粥菜村落中立何人門足陷地得玉璽一玉檢玉璽方四寸篆文如鳳鳥魚龍之形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按玉璽記秦始

皇得卞氏藍田玉刻以為璽命丞相李斯篆文云云又王莽逼元后取璽后投之地故一角抉驗之皆合唯記云玉色黃此青蒼色耳蓋漢高祖至霸上子嬰素車降軹道所上者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董卓徙都關孫堅入洛得于城南井中至梁朱全忠後始失所在全忠以下多都汴洛今璽尚出于秦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八字則無之又不云有玉檢為異有司來上庭議以為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國破敵取以

去矣和氏玉見藺相如語中璧地其可刻以為璽耶
宣和元圭出王懿恪家舊上有懿恪朱書元圭二字或
上之以為真夏后氏之瑞後復燕山又得一元圭尤奇
古非前圭可比朝廷以先既行盛禮不應再有出者藏
之內庫不復問至金人起後圭磨改副衮冕奉其主前
圭亦取去然實建德以獲元圭故國號夏不知二圭果
何代物也
紹聖初先人官長安府于西城漢高祖廟前賣湯餅民

家得一白玉奩高尺餘遍刻雲氣龍鳳蓋為海中神山足為饕餮實三代寶器府上于朝批其狀云墟墓之物不可進御當籍收官庫尚遵祖宗典制也至政和中先人再官長安問之已失所在矣

楚氏洛陽舊族元輔者為予言家藏一黑水晶枕中有半開繁杏一枝希代之寳也初避冦入潁陽凡先世奇玩悉棄之獨負枕以行冦勢逼亦棄于山谷中文彦世言潞公有白玉盆徑尺餘三足破貝州時仁皇帝賜也

常用以貯酒後納之壙中云

中隱王正叔云王仲至師長安日境中壞一古冢有碧色大甆器容水一斛中有白玉嬰兒高尺餘水故不耗敗如新汲者玉嬰兒為仲至取去

聞見後録卷二十六

聞見後録卷二十七

宋 邵博 撰

張浮休云盜夜發咸陽原上古墓有火光出用劒擊之鏗然以墜視之白玉簾也豈至寶久埋藏欲飛去邪既擊碎之有中官取以作算籌浮休亦得一二

宣和殿聚殷周鼎鍾尊爵等數千百種國破冠盡取禁中物其下不禁勞苦半投之南壁池中後世三代彛器當出于大梁之墟云

主父齊賢者自言少羈貧客齊魯村落中有收兒入古墓中求羊得一黃磁小褊餅樣制甚朴時田中豆莢初熟兒欲用以貯之才投數莢隨手輒盈滿兒驚以告同隊兒三四試之皆然道上行人見之投數錢隨手亦盈滿遂奪以去兒啼號告其父父方築田持鋤追行人及之相爭競以鋤擊餅破猶持碎片以示齊賢其中皆五色畫人面相聯貫色如新亦異矣齊賢為王性之云

近歲犍為資官二縣接境地名龍透向氏佃民耕田忽

聲出地中耕牛驚走得銅劒劒一長二尺餘民持歸挂牛闌上入夜劒有光闌牛盡驚移之舍中其光益甚民恐亦驚懼擲于户外即飛去蓋神物也士聶椿云向其婦家也

牛僧孺李德裕相讐不同國也其所好則每同今洛陽公卿園圃中石刻竒章者僧孺故物刻平泉者德裕故物相半也如李邦直歸仁園乃僧孺故宅埋石數塜尚未發平泉在鑿龍之右其地僅可辨求德裕所記花木

則易以禾黍矣

世傳李太白草書數軸乃葛叔忱偽書叔忱豪放不羣或嘆太白無字畫可傳叔忱偶在僧舍縱筆作字一軸題之曰李太白書且與其僧約異日無語人每欲其僧信于人也其所謂得之丹徒僧舍者乃書之丹徒僧舍也今世所傳法書要録法書苑墨藪等書著古今能書人姓名盡矣皆無太白書之品第也太白自負王霸之畧飲酒鼓琴論兵擊劍鍊丹燒金乘雲仙去其志之所

存者靡不振發之而草書奇偪如此寧謙退自晦無一言及之乎叔忱翰墨自絶人故可以戲一世之士也晁以道為予言如此

大儒宋景文公學該九流于音訓尤邃故所著書用奇字人多不識嘗納子婦三日子以婦家饋食物書白一過目即曰書錯一字姑報之至白報書即怒曰吾薄他人錯字汝亦爾邪子皇駭卻立綏扣其錯以筆塗煖字葢婦家書以食物煖女云報亦如之子益駭又綏扣當

用何燰字久之怒聲曰從食從從而從大子退檢字書博
雅中出餪字注云女嫁三日餉食為餪女始知俗閒餪
女云者自有本字
東坡謝滕達道書云前日得觀所藏諸書使後學稍窺
家傳之祕幸甚恕先所訓尤為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
頗有開益拜賜之重若獲珠貝老朽不揆輒立訓傳尚
未畢功異日當為公出之古學崩壞言之傷心也李方
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複置行篋中予謂

學者不可不知也

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種黄庭勸進像賛洛神不審猶得在否褚遂良逸少正書目樂毅論黄庭經畫賛墓田丙舍以次共十四帖合五卷勸進已亡洛神不録葢遂良誤以洛神為子敬書故柳公權亦云褚柳于書工矣其鑒裁尚有失古語二王以來評書之妙惟隱居為第一不誣也

崇寧初經畧天都開地得瓦罌實以木簡札上廣下狹

長尺許書為章草或參以朱字表物數曰縑幾匹綿幾屯錢米若干皆章和年號松為之如新成者字道古若飛動非今所畜書帖中比也其出于書吏之手尚如此正古謂之札書見漢武紀郊祀志乃簡書之小者耳張浮休跋王君求家章草月儀云爾

崔偓佺淳化中判國子監有字學太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一人姓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點果何音偓佺曰臣聞刀下用擢音兩點下用為鹿音用上

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四皓中一人角里先生也予謂今書角里用上加撇者非是

俗語借與人書為一癡還書與人為一癡予每疑此語近薄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云後見王樂道與錢穆四書出師頌書函中最妙絕古語借書一瓻還書一瓻欲以酒二尊往知卻例外物不敢因檢說文瓻抽遲反亦音絺注云酒器古以借書蓋俗誤以為癡也

荊浩論曰山水之學吳道子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

無筆王維李思訓之流不數也其所自立可知矣然入吾本朝如長安關同營丘李成華原范寛之絶藝荆浩者又不數也故本朝畫山水之學為古今第一

國初營丘李成畫山水前無古人後河陽郭熙得其遺法成之子覺熙之子思俱為從官頗廣求兩父之畫故見于世者益少益可貴云

觀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吴道玄絶藝入

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況其下者此可為知者
道也
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于畫者不能以
似不似第其遠近蓋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于文杜少
陵之于詩也獨長安中隱王正叔以予為知者蜀人重
孫知微畫筆東坡獨曰工匠手耳其識高矣宣和中遺
大黄門就西都多出金帛易古畫本求售者如市獨于
郭宣猷家取吳生畫一剪手指甲內人去其韻勝出東

坡所賦周員外畫背面欠伸內人尚數等予少年時嘗因以作續麗人行云

予舊于湥城孔寧極家見孔戣私紀一編有云退之豐肥喜睡每來吴家必命枕簟近潮陽劉方明摹唐本退之像來信如戣之記益知世所傳好須髯者果韓熙載也

晁以道言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為畫家廟像後東坡南遷公麟在京師遇蘇氏兩院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

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盡棄平日所有公麟之畫于人

郭恕先畫重樓複閣間見疊出善木工料之無一不合規矩其人世外僊者尚于小藝委曲精致如此何邪

予收南唐李侯閣中集第九一卷畫目上品九十五種内藩王放簇帳四令人注云一在陸農師家二在潘景家江鄉春夏景山水六注云大李將軍又令人注云二在馬粹老家山行摘爪圖一注云小李將軍又令人注

云在劉忠諫家盧思道朔方行一注云小李將軍又令
人注云在李伯時家明皇遊獵圖一注云小李將軍又
令人注云在馬粹老家奚人習馬圖三注云韓幹又令
人注云一在野僧家中品三十三種内月令風俗圖四
令人注云在楊康功龍圖家楊妃使雪衣女亂雙陸圖
一注云李𦒱又令人注云在王粹老家令易主矣竹四
令人注云在王仲儀之子定國處其著色卧枝一竿尤
妙下品百三十九種内回紋圖二注云殷嵩又令人注

云在仲儀家詩圖二叙一樓臺人物分兩處中為遠水紅橋小山作賨滔從騎迎若蘭車輿人物甚小而繁大概學周昉而氣製甚遠猫一注云汀洲李交又令人注云在劉正言家花而行者一小者三如生後有李伯時跋云江南閣中集一卷得于邵安簡家其中名品多流散士大夫家公麟尚見之有朱印曰建業文房之印曰内合同印有墨印曰集賢院御書記表以回鸞墨錦籤以潢經紙予意今注出于伯時也然不知集有幾卷其

他卷品目何物也建業文房亦盛矣每撫之一歎

聞見後録卷二十七

聞見後録卷二十八

宋 邵博 撰

鳳翔府開元寺大殿九間後壁吳道玄畫自佛始生修行說法至滅度山林宫室人物禽獸數千萬種極古今天下之妙如佛滅度比丘衆躃踊哭泣皆若不自勝者雖飛鳥走獸之屬亦作號頓之狀獨菩薩淡然在旁如平時略無哀戚之容豈以其能盡死生之致者歟曰畫聖宜矣其識開元三十年云今鳳翔爲敵所擅前之邑

屋皆丘墟矣予故表出之

古畫塑一法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學畫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到不服居其次乃去學塑亦為古今第一嗟夫畫一技耳尚不肯少下況于遠者大者乎

曰研瓦者唐人語也非謂以瓦為研蓋研之中必隆起如瓦狀以不留墨為貴百餘年後方可其平易古人用意于一研尚如此

予嘗評研端石如德人每過于為厚或廉于才不能無

底滯歙石如俊人遇輒傾倒類失之輕而遇事風生無一不厭足人意能兼其才地則為絶品又滁端石竟日屢易水其漬卒不盡除歙石一濯即瑩徹無留墨亦一快耳唐氏為研說甚廣初不出此

石晉時關中有曰李處士者能補石研研已破碎留一二日以歸完好如新琢者其法不傳或以為異人

近世薄書學在筆墨事類草創于紙尤不擇唐人有熟紙有生紙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

喪故不用退之與陳京書云送孟郊序用生紙寫言急于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

司馬文正平生隨用所居之邑紙王荆公平生只用小竹紙一種

宣城陳氏家傳右軍求筆帖後世盖以作筆名家柳公權求筆但遺以二枝曰公權能書當繼來索不必卻之果卻之遂多易以常筆曰前者右軍筆公權固不能用也予從王正夫父子得張義祖所用無心毫雖鋒長二

寸許他人不能用亦曰右軍遺法也義祖名友正退傳之子居昭德坊不下閣二十年學書盡窺右軍之妙尚以蔡君謨為淺近米元章為狂誕非合作然世無知者如其所用筆可嘆也獨王正夫父子好之云

太祖下南唐所得李廷珪父子墨同他俘獲物付主藏籍收不以為貴也後有司更作相國寺門樓詔用黑漆取墨于主藏車載以給皆廷珪父子之墨至宣和年黃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也

黄魯直就几閣間取小錦囊中有墨半丸以示潘谷谷隔錦囊手之即置几上頓首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李廷珪作耳又别取小錦囊中有墨一丸谷手之如前則嘆曰今老矣不能為也出之乃谷少作耳其藝之精如此

故德陽縣男虞祺字齊年起陵州諸生中初不知佛書也每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其至則一也吾知此而已當毒賦牒歛鞭箠馬牛其人之日一漕䕫再漕

潼川民獨晏然倚以朝夕也間屬微疾凭几不言忽顧
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歸矣男子允文旁立泣下又笑
曰人而為佛寧不可哉客異其非君平生之言即之已
逝矣明年始有更生佛事陵州民鮮述者病死一晝夜
再生具言初為黃衣逮去遇故里中少年曹生曰鄉之
大夫虞君主更生事明當為更生佛亟見之前抵宮室
沈沈王者冕服正坐虞君也吏問述故為善狀述訴力
貧但一至瓦屋山見辟支佛瑞色甚勝得釋去王再敕

逑過語吾家廣置更生道場誦數更生佛名字勿怠語定白毫光自王身起直大觀闕黄金書榜大慈大悲更生如來逑洒然而悟明當虞君練祭云士陳公璜年甫九十直書其事甚備華嚴道人祖覺自大涅槃經中得更生佛因地不誣虞君不為佛學佛言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著其為更生佛事無疑先是彭山楊舜欽使君在田間夜夢故計吏王咨者多哀言辭去衣後穿出牛一尾使君舊與咨善驚起家人之夢亦合相語未竟外

報一牛生遽取火視之牛仰首淚下嗚呼君子小人之善惡如天淵然有報亦如之予特著其畧以為世戒

王子飛觀文為予言吾使三韓泛海每危于風濤翦佛書以投異物出没爭奪以去至投道書則不顧

鳳翔府祁陽鎮法門寺塔葢佛手指骨一節唐憲宗盛儀衛迎入禁中韓吏部表諫者塔下層為大有石芙蕖工製精妙每芙蕖一葉上刻一施金錢人姓名殆數千人宮女姓名為多如曰張好好李水水之類與慈恩寺

塔塼上所書同又刻白玉象所塑佛指骨置金蓮花中隔琉璃水晶匣可見于宣和中過之有老頭陀言舊多寶器唐諸帝諸王施以供佛者盡為權勢取去尚餘二水晶獸環洗亦奇物也

五臺山佛光其傳舊矣唐穆宗實録元和十五年四月四日河東節度使裴度奏五臺山佛光寺側慶雲現若金仙乘狻猊領其徒千萬自巳至申乃滅又峩眉普賢寺光景殊勝不下五臺在唐無聞李太白峩眉山詩言

仙而不言佛華嚴經以普賢菩薩為主李長者合論言五臺山而不言峩眉山又山中諸佛祠俱無唐刻石文字疑特盛于本朝也

慶歷中齊州言有僧如因妖妄惑人輒稱正法一千年一刼像法一千年一刼末法一千年一刼今像法已九百六十年才餘四十年即是末刼當饑饉疾疫刀兵云云事下兩街僧録司奏正法像法三災刼等悉出大藏經論非妖皇帝但勑天下大藏經論勿妄以示人云

又熙寧初神宗謂王安石曰有比丘尼千姓者為富弼言世界漸不好勿預其事可也弼信之然亦不之罪也予嘗以前聞長老言湯保衡遇漢張陵事刻石于婺中崇壽觀矣後得呂大臨與叔所作保衡傳尤詳盡與叔授横渠先生之道以誠以正為本可信其不誣然漢史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父陵順帝時客于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

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曰治頭大抵與黄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則所謂張陵者果異人乎今道家者流祖其事不可辨云與叔湯保衡傳嘉祐末年京師麻家巷有聚小學者李道太學生湯保衡嘗與之游一日保衡至道學舍有一道士形貌恢偉鬚髯怪異言語如風狂人與道相接保衡見而異之既去保衡問道道曰此道士居建隆觀朝夕嘗過我我固未嘗詰之乃落魄不檢者子何問之保衡

曰余居與建隆甚邇凡觀之道士皆與之識未始見此人既而保衡頗欲訪之它日保衡至道學舍復見前道士問其所止亦曰建隆既去保衡默從之入觀門至西廊而没保衡往追尋之不復見因觀廊壁繪畫有一道士正如所見者其上題云張天師保衡心異之他日乃具冠帶伺于李道之舍道問曰子何所伺保衡佯以它語荅之凡伺三日其道士始自外至已若昏醉者與道相見如常日保衡既見正如所畫者遂出拜之稱曰天

師道士辭避曰足下無過言道亦笑曰此道士安得天
師之稱哉保衡再三叩請具述所見道士乃曰請以其
日會于其地保衡曰諾如約而往道士見之曰但舉目
視日十日必有所見可復會于其地保衡歸依所教視
日視既久目不復眩至十日乃覩日中有人形細視之
見道士在日中形貌宛然保衡復往會道士道士曰何
所見保衡曰見天師在日中道士曰可復歸再視日百
日外復有所見可再相會于其地慎勿泄也保衡如教

視之家人以為風狂問之不荅逾百日乃見巳形亦在日中與道士立保衡乃會道士具談之道士曰可教矣乃為授以符籙可以攝制鬼神其道士復不見保衡居太學中甞喪一幼子每思之名至其前同舍生皆見之一日保衡語其友人曰予適過西車子曲見一小第門有車馬有數婦人始下車皆不以物蒙蔽其首其第二下車者年二十許頗有容色意其士大夫自外至京師者必其妻也予欲今夕就子前舍小飲當召向所見婦

人觀之友人曰良家子汝焉可妄名必累我矣保衡曰非名其人乃攝其生魂聊以為戲耳然必至夜俟其寢寐乃名之若夢中至此止可遠觀慎勿近之近之則魂不得還其人必死矣遂與友人薄暮出門過其舍伺少頃聞門中有婦人聲保衡心知乃適所見婦人即吸其氣以綵綫繫其中指既而至友人學舍命僕取酒至與之對飲令從者就寢至夜保衡起開門有婦人自外至乃所見者形質皆如人但隱隱然若空中物其語聲如

嬰兒見保衡拜之保衡問其誰氏具道其氏其夫適自外罷官還京師復問保衡曰此何所也適記已就寢不意至此又疑是夢寐而比夢寐差分明又疑死矣此得非陰府邪保衡曰此亦人間耳令便可歸當勿憂也命立于前款曲與語至五更始遣去人傳保衡甚得名鬼之術保衡以進士及第令官為縣令云

聞見後録卷二十八

聞見後録卷二十九

宋　邵博　撰

張君猷為湖南漕過南嶽自肩輿中見路左一道觀甚麗榜曰朱陵宫遥望其中有一羽衣立殿上君猷意欲下而從騎半已過明年再經其地求朱陵宫無之父老云旁近但有朱真人祠至其下乃前所見朱陵宫之處才小屋一二楹其變異如此

唐吕仙人故家岳陽今其地名仙人村吕姓尚多藝祖

初受禪仙人自後苑中出留語良久解赭袍衣之忽不見今岳陽仙人像羽服下著赭袍云

北齊敕道士剃髮為沙門宣和中敕沙門著冠為道士古今事不同如此

郝翁者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役逋去月夜行山間憊甚憩一樹下忽若大羽禽飛止其上熟視之一黄衣道士也允拜手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醫術晚遷鄭圃世以神醫名之遠近之人賴以

活者四十餘年非病者能盡活之也蓋其術精良可信
不幸而不可治必先語之雖死亦無恨于脈非獨知已
病能前知未病與死近者頃刻遠者累年至其日時皆
無失歲常候測天地六元五運考四方之病前以告人
亦無失皇祐年翁死張峋子堅誌其墓云夏英公病泄
太醫皆為中虛翁曰風客于胃則泄殆藁本湯證也英
公駭曰吾服金石等物無數泄不止其敢飲藁本乎翁
强進之泄止太常博士楊日宣病寒翁曰君脈首震而

尾息尾震而首息在法為魚遊蝦戲不可治不數日死州監軍病悲思翁告其子曰法當甚悸即愈時通守李宋卿御史嚴甚監軍内所憚也翁與其子請于宋卿一造問因責其過失監軍皇怖汗出病乃已殿中丞姚程腰脊痛不可俛仰翁曰穀獨氣也當食發怒四肢受病傳于大小絡中痛而無傷法不當用藥以藥攻之則益痛須一年能偃仰二年能坐三年則愈矣後三年而愈里婦二一夜中口噤如死狀翁曰血脉滯也不用藥閒

雞聲自愈一行跳踔輒踣翁曰脈厥也當治筋以藥熨之自快皆驗士陳堯遵妻病衆醫以為勞傷翁曰亟屏藥是為娠證且賀君得男子矣已而果然又二婦人娠一咽嘿不能言翁曰兒胞大經壅兒生經行則言矣不可毒以藥既免母子俱全一極壯健翁偶診其脈曰母氣已死所以生者反恃兒氣耳如期子生母死翁所治病半天下神異不可勝記如上所記特鄭圃之人共知者也翁有子名懷質盡能傳其學懷質嘗自診其脈語

人曰我當暴死不數年果暴死翁讀黄帝內經患王氷之傳多先義揹間以朱墨箋其下世尚未見懷質死其書亦亡獨太醫趙宗古得六元五運之法于翁嘗圖以上朝廷令行于世云

無為軍醫張濟善用針得訣于異人云能解人而視其經絡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以行針無不立驗如孕婦因仆地而腹偏左針右手揹而正久患脫肛針頂心而愈傷寒翻胃嘔噎累日食不下

針眼䟢立能食皆古今方書不著陳瑩中為作傳云藥王藥上為世良醫嘗草木金石名數凡十萬八千悉知苦酸鹹淡甘辛等味故從味因悟入益知今醫家別藥曰味者古矣

鄭師甫云嘗患足上傷手瘡水入腫痛不可行步有丐者令以耳塞數之一夕水盡出愈

崇寧年西都修大內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骨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范時老董役親見之呂公晉伯

云除蝨法吸北方之氣噴筆端書欽深淵默漆五字置于牀帳之間即盡除公資正直非妄言者

洛陽楚氏塋龍門之東尹樊村鑿井每不得泉有術者云夜以水盛器見星多者下有泉用之果然

今世俗謂卦影者亦易之象學也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非象而何未易以義理訓也予見王慶曾言蚤日羇窮嘗從一頭陀占卦象其詞云須逢庚午方亨快半是春來半是秋頭陀云豈君運行庚午春秋之間少快邪

久之無驗晚用秦相君薦至參知政事相君庚午生半春半秋秦字也其異如此

殿中丞丘濬頗知數熙寧十年秋翰林學士楊元素貶官荊州過池陽見之濬曰明年當改元以易步之豐卦用事必以豐字紀年如期改元豐云

汾晉間祈雨裸袒叫呼奮臂為反覆手狀又以水洒行道之人殆可笑按董仲舒傳注有閉隂縱陽以水洒人之說蓋其自也

廣西人喜食巨蟒每見之即誦紅娘子三字蟒輒不動且誦且以藤蔓繫其首于木刺殺之

熊山行數千里各于巖穴林箐之間有藏伏之所山中人謂熊館云如虎豹出百里外則迷失故道矣

鸂鶒能敕水故水宿物莫能害鴆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穴樹巢其中人或用木塞之能以嘴畫符其塞自出鸛知歲所在又有隱巢木故鷙鳥不可見燕營巢避戊已日故不傾壞鸛有長水石故能巢中畜魚水不涸

蓋不止于有知也

有隱者劉易在王屋山見一䵷蛛為大蜂所螫腹脹欲裂亟就草間嚙芋梗磨之脹即平因以治人之被蜂螫者痛立止

魚枕骨作器血人知愛其色瑩徹耳不知遇蠱毒必爆裂尤可貴也

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矢糞草皆能出火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

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梧桐百鳥不敢棲止避鳳凰也古語云爾驗之果然

蜀中喜事者南歸多載木犀花以來種之皆生或擇嫩條接冬青枝間亦生豈其類耶謂萬年枝者冬青也王樹者槐也宫苑中多此二木特易以美名冬青又名凍青貴其有歲寒不改之節故司馬長卿謂之女貞自不為文君地邪

芸草古人用以藏書曰芸香是也置書帙中即無蠧置

席下即去蚤虱葉類豌豆作小叢過秋則葉上微白如粉汗南人謂之七里香大率香草花過即無香縱葉有香亦須采掇嗅之方覺此草遠在數十步外已聞香自春至秋不歇絕可翫也

種柹有七絕一有壽二多陰三無禽巢四無蟲蠹五有嘉實六其本甚固七霜葉紅可翫也

榆有二種一名郎榆一名姑榆郎榆無英

千葉黄梅花洛人殊貴之其香異于它種蜀中未識也

近興利州山中樵者薪之以出有洛人識之求于其地尚多始移種遺喜事者今西州處處有之

予嘗春日經夷陵山中多紅梨花誦歐陽公之詩徘回其下不能去近蜀中亦稍見之又有得千葉杏花於劒州山中者在洛陽花木譜中無之亦奇產也

蜀無橄欖或云司馬相如狗監所誦等賦喻蜀父老文封禪書王襃中和樂職宣布詩聖主得賢臣頌揚雄劇秦美新篇辭皆爛美足以取悅當代張九齡策安禄山

姜公輔論朱泚危言可驗輒棄之不采相如輩蜀人九齡公輔嶺海之士以草木臭味譬之如橄欖不生于蜀生于嶺海也亦猶唐李直方以貢士第果實一綠李二粉梨三櫻桃四柑子五蒲桃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也蓋始于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朱虛著百官本草皆戲言之善者耳然近日蜀中種橄欖輒生子山園自有數章

蘭有二種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秋花花多黃魯直

蘭說云楚人滋蘭之九畹樹蕙之百畝蘭以少故貴蕙以多故賤予以為非是蓋十二畝為畹則九畹百畝亦相等矣又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枝而香不足者蕙是以細葉為蘭闊葉為蕙亦非也楚人曰蕙今零陵香也又云薰所謂一熏一蕕者也唐人但名鈴鈴香亦名鈴子香取其花倒懸枝間如小鈴也近時附入本草云出零陵郡亦不詳本草自有薰草條亦名蕙草甚明零陵為重出云

凌霄花有毒一作出蜀有人凌晨仰視其花花中露水滴入眼中遂失明或云金錢亦然

聞見後録卷二十九

聞見後録卷三十

宋　邵博　撰

政和戊戌夏六月京師大雨十日水暴至諸壁門皆塞以土汴流漲溢宮廟危甚宰執廬于天漢橋上一餅師家蚕起見有鮫鰝伏于户外每自蔽其面若羞怖狀萬人聚觀之道士林靈素方以左道用事曰妖也捶殺之四郊如江河不知其從出識者已知為兵象矣林靈素專毀佛泗州普照王塔廟亦廢當水暴至遽下詔加普

王六字號水退復削去先當制舍人許翰以詞太褒得罪

盧立之尚書云宣和末禁中數有變異曰𢹲音內者為甚毒夜久有巨人呼𢹲云遇人必撤裂之中官有膽勇者數輩相約俟其出迫逐之巨人返走墜一物鏗然有聲取視之乃內帑所藏鐵幞頭也趙正之云禁中舊有此怪不出仙韶院至宣和末始遍出宮殿中云

宮官盧功裔云宣和末鬼車瀝血于福寧殿庭又有狐

登御坐又內殿塼砌上忽有積血遽視之復出去塼亦出發地亦出至廢其殿云

李瑞云宣和末爲洛陽縣尉有職事在西宮一龍夏伏起宮中者無虛日殆數百處初固異之未幾金人入洛宮遂焚張浮休云向謫郴江夏日在寓舍伴羣兒讀書次忽天際一船載人物如行水上久之方没

三峽中石壁千萬仞飛鳥懸猿不可及之處有洞穴累棺槨或大或小歷歷可數峽中人謂仙人棺槨云按隋

唐嘉話將軍王果于峽口崖側見一棺將墜遷之平處得銘云後三百年水漂我欲墜不墜逢王果今洞穴在懸絶石壁千萬仞之上唯大禹初鑿三峽道岷山之江時人迹或可至不在崖側不止三百年也望其棺櫬皆完好如新不知果何物為之亦異矣

長安乾明寺唐太廟也庭中有星隕石狀如伏牛有手迹四足迹二如印泥然故老云武氏革命日隕又興平一道觀中有星隕石如半柱滿其上皆繫痕豈果繫于

空中邪殆不可知也旁有石記西晉時隕

熙寧中少華山崩壓七村之人不可勝計先是穴居虎豹之屬盡避去人獨不知遂罹禍山以夜崩聲震百里外州距山才二十里初不聞其異如此

元符年衆人宿岐山縣客邸明日一人亡其首無血官捕殺者踰年竟不得或云俠客氣劒中人無血政和年河中府旱宴罷營妓羣行通衢中忽暴風起飛劒滿空或截髻或翦髩或劙面俱不死亦不傷他人或云劒俠

為戲耳子親見之

殿中丞丘舜元閩人也舟泝汴過生日艤津亭家人酌酒為壽忽昏睡夢登岸過林薄至一村舍主人具飲食既覺行岸上皆如夢中所見至村舍有老翁方撤席如賓退者問之曰吾先以是日亡一子祭之耳舜元默然知前身為老翁子也厚遺之以去

歐陽公嘗夢為鸜鵒初夏清曉飛鳴綠陰中甚樂

劉法欲生其母幃帳忽若墜壓而下視之上有大虵蜿

蜒若被痛楚狀毋怖甚避之他所法生再視之但虵蜕耳後法為將有賢稱崇寧興儒學則刑舉子之無賴者宣和興道學則刑道士之無賴者坐此謫官久之以節度使檢校少師師熙河童貫盡取本道精兵去俾用老弱下軍深入策應遂陷貫方奏捷反以不稟節制聞士大夫冤之

王荆公在鍾山乘驢薄莫行荒村中有婦人蒙首執文書一紙遮公曰妾有冤訴公諭以退居不預公事當自

州縣理之婦人曰妾冤訴闕相公乞留文書一觀公不能卻令執藥囊老兵取妝至半山園視之素紙一幅耳公以是月薨猶子防為王性之云

滕章敏公達道帥青社一夕會具屬酒半教官頓起家有急公先送之去坐客皆散立前後公來共見一無頭偉人著錦袍坐于主席公與客俱辟易不敢前少時作黑霧散去公親為王樂道云

近李西美帥成都士陳甲者館于便齋夜月色中有危

髻古裳衣婦人數輩語笑前花圃中甲殊不顧有甚麗者誦詩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只餘古木記宣華又小雨廉纖梅子黃晚雲收盡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醉何處無情枉斷腸忽不見今府第故蜀宮豈當時宮女尚有鬼耶按蜀檮杌宣華故苑名

近种湘守叙州壞客館為東園警夜兵共見大虵自客館出穿西樓以去樓下臨大江度其地約長十數丈明

求之于館之寢有穴方廣寸尺許發之其蟠屈之迹大一間屋土色光膩如新泥飾者豈異物亦避暴役穿穴以去邪不數日湘死

興元府火飛燼落天慶觀殿下古柏上柏中空盡焚臭聞遠近明日得如羊肋骨者數百枝蓋大虵也帥楊掌武每出以視客云

龎孝祖言昔提舉成都茶馬夏日坐後圃堂上忽聞其後鐵鑠鋃鐺之聲遽窺窗外一物自小池中出龍形面

如猫曳其尾石砌上鱗甲有聲少頃雷雨暴作失去孝祖疑世所畫龍皆非是予讀華嚴合論龍類最衆有如猫者豈孝祖所見乎

程致仲為予言近歲雲齋小書出丹稜李達道遇女妖事不妄致仲親見泥金鴛鸞出入雲氣中黃色衣奇麗奪目非人間之物蓋妖所服留以遺達者又歌曲多仙語尚小書先載云

李公擇之子夷曠宣和中為發運司屬薄莫㧞江上亭

亭吏云先有曰水太保者在焉夷曠遣吏謝之屏内云太保當避去已而老少婦人數輩傳呼太保來太保者一十餘歲丱角童子耳各乘馬以去人馬皆異狀夷曠疑之遣數健步躡其後各驚懼而返云約十數里外望大潭人馬皆下投其中昔江子我為予言後與夷曠同官成都問之信然

高駢初展成都外城後王氏孟氏相繼僞以為都其吏作奢僭之力發地及泉也近逅靖康年帥盧立之亦增築

期年役甚大至紹興年霖雨北壁壞攝帥孫渥才興工于數尺土下得高駢石記云刻置築中後若干年當出正與其年合前累有大役不得者數未契也高駢好異術豈亦有知數者邪

傅獻簡云王荆公之生也有貛入其室俄失所在故小字貛郎

歐陽公云予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遠嚶喝來咬人也

秦少游在東坡坐中或調其多髯者少游曰君子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

經筵官會食資善堂東坡盛稱河豚之美呂元明問其味曰直那一死再會又稱猪肉之美范淳甫曰奈發風何東坡笑呼曰淳甫誣告猪肉

郭忠恕嘲聶崇義曰近貴全為瞶攀龍即作聾雖然三箇耳其柰不成聰崇義曰吾不能詩姑以一言為謝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陳亞蔡襄亦云陳亞有心終是

惡蔡襄無口便成裒王汾劉攽亦云早朝殿内須呼汝
寒食原頭盡拜君攽又嘲王覿云汝何故見責覿曰責
汝直甚分文其滑稽皆可書也
孫傅師名覽人有投詩者曰伏惟笑覽傅師曰君無笑
覽覽合笑君
謂東方虬更三十年乞汝西門豹作對唐人語也今相
州有西門豹祠神像衣裳之間微露豹尾韓魏公見之
笑令斷去

韓玉汝平生喜飾厨傳一飲啖可兼數人出帥長安錢穆四行詞云喜廉頗之能飯玉汝不恱又有貴人號競渡船者以其唯利是競也席大光作言官擊之曰其别名競渡船中貯無賴之小人外較必争之微利也士大夫驩傳之

王荆公喜説字至以成俗劉貢父戯之曰三鹿為麤鹿不如牛三牛為犇牛不如鹿謂宜三牛為麤三鹿為犇若難于遽改欲令各權發遣荆公方解縱繩墨不次用

人往往自小官暴據要地以資淺皆號權發遣故并謔之劉貢父云有人不識鬬爭字以書問里先生荅曰仄更切又疑更字問曰户横切又疑横字問曰加行切又疑行字問曰華争切竟不知其為何音也予嘗舉以為笑歡客有善切字者非之亦難與言也

士人口吃劉貢父嘲之曰本是昌徒又為非類雖無雄才卻有艾氣蓋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口吃也

客問劉貢父曰某人有隱過否中司將鳴鼓而攻之貢

父曰中司自可鳴鼓兒老夫難為暗箭子客笑而去滑稽之為厚者也

劉貢父呼蔡確為倒懸蛤蜊盖蛤蜊一名殻菜也確深銜之馬默擊劉貢父玩侮無度或告貢父貢父曰既稱馬默何用驢鳴立占馬默驢鳴賦有冀北羣空黔南技止之警策亦奇才也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泊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

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泊則可容矣荊公笑而止予以與優旃滑稽漆城難為蔭室之語合故書之

王荊公會客食遽問孔子不徹薑食何也劉貢父曰本草書薑多食損知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荊公喜以為異聞久之乃悟其戲也荊公之學尚穿鑿類此

聞見後録卷三十